繫觀世音應驗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繫觀世音應驗記
作者：陸杲　蕭齊

齊司徒從事中郎吳郡陸杲字明霞撰

序

陸杲曰：昔晉高士謝敷，字慶緒，記光世音應驗事十有餘條，以與安成太守傅瑗，字叔玉。傅家在會稽，經孫恩亂，失之。其子宋尚書令亮，字季友，猶憶其七條，更追撰為記。杲祖舅太子中舍人張演，字景玄，又別記十條以續傅所撰，合十七條，今傳於世。杲幸邀釋迦遺法，幼便信受，見經中說光世音，尤生恭敬，又睹近世書牒及智識永傳其言，威神諸事，蓋不可數。益悟聖靈極近，但自感激。申人人心有能感之誠，聖理謂有必起之力，以能感而求必起，且何緣不如影響也。善男善女人，可不勖哉！今以齊中興元年，敬撰此卷六十九條，以繫傅、張之作。故連之相從，使覽者並見。若來哲續聞，亦即綴我後。神奇世傳，庶廣飧信，此中詳略，皆即所聞知，如其究定，請俟飧識。

釋法力道人

釋法力道人，精苦有宗行。欲於魯郡立精舍，而錢物不足。與沙彌明琛往上谷，乞得一車麻，載行空澤，遂遇野火。車在風下，無得免理。於時，法力倦眠，比覺而火勢已及。因舉聲稱「觀」，未得言「世音」，便自應聲風轉火滅，無他而歸。

釋法智道人

釋法智道人者，其昔為白衣。嘗獨行大澤，忽遇猛火，四面俱有。既欲走無向，自知必死，因頭面禮光世音，至心稱喚名號。俄而火過，一澤草無遺莖，唯法智所在處，容身不燒也。

吳興郡吏

宋元嘉中，吳興郭嘗大火，治下民人居家都盡。唯一家是草屋，在火腹，獨在。太守王韶之出見火，以為怪異。使人尋問，乃郡吏家也。此吏素不事佛，但恒聞王道光世音，因火切起誠，遂以至心得免也。

右三條，《普門品》云：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。」

海鹽一人

海鹽有一人，年卅，以海採為業。後人海遭敗，同舟盡死，唯此人不死，獨與波沉浮。遂遇得一石，因住身其上，而以石獨，或出或沒，判是無復生理。此人乃本不事佛，而嘗聞觀世音。於是心念口叫，至誠無極。因極得眠，如夢非夢，見兩人乘一小船，喚其來入。即驚起開眼，遂見真有此事，跳透　　之，入便至岸，向者船人不覺失去。此人遂出家，殊精進作沙門也。

劉澄

費淹作廣州，是宋孝建時去。有沛國劉澄者，攜家隨之。行至官亭左里，忽遭大風。澄母少事佛法，船中有兩尼，當急叫喚觀世音，聲聲不絕。俄頃，忽見有兩人著黑衣，捉烏信幡，在水上倚而挾其船邊。船雖低昂，而終不肯覆。風浪稍定，竟得安全。澄妻在別船，及他船皆多不濟。益信其是心力獨感。

釋道冏道人

釋道冏道人，扶風好畤人，本姓馬。冏少有奇行，以宋元嘉七年與同學四人過孟津河。乘冰將半，其一人先陷而死。俄頃之間，三人又沒。道冏亦俱在冰下，進退必死。本既精進，因念觀世音，於是覺脚下如踹柱物，得以不陷，冏因誓言：「我若得度，當作五十道人會。」眼前見赤光在前，遂直進就之，徑得至岸，於是設會。冏又嘗採鐘乳有瑞應，事亦見於後。

伏萬壽

伏萬壽，平昌人，居都下。元嘉十九年為衛軍行佐。府主臨川王劉義慶鎮廣陵，萬壽請暇還都。暇盡反州，四更中過大江，天極清靖。半江，忽遭大風，船便欲覆。既夜尚暗，不知所向。萬壽本信敬佛法，當爾絕念觀世音。須臾，見北岸有光，如村中燃火，同舟皆見，謂是歐陽火也。直往就之，未曙而至。訪問村中，皆云無燃火者。因請道人齋。

釋法純道人

山陰縣顯義寺主竺法純，晉元興時人也。起寺行櫨（出杖格上一作「至蘭上」）買柱，依暮，將一手力載柱渡湖。半漲，便遭狂風，船重欲覆。法純無計，一心誦《觀世音經》。尋有一空船，如人乘來，直進相就。法純得便分載人柱，方船徐濟。後以船遍示郭野，竟自無主。臨川康王《宣驗記》又載竺慧慶、釋道聽、康玆、顧邁、俞文、徐廣等遭風，杲謂事不及此，故不取。

梁聲

梁聲居河北虜界。後叛歸南，夜半過河，為復流所轉，船覆落水。聲本事佛、唯念觀世音。向大半河遭敗、去岸殊遠、一浮一沉，飲水垂死。忽然覺脚蹋地，便已在岸上。明日視昨上處、絶岸甚高，非人力可升也。臨川王 《宣驗記 》又載孫崇陽、元祖乾、歸國人、長安人富陽落水事，杲謂事不及此，故不取。

右六條， 《普門品》云：「大水所漂。」

外國百餘人

外國有百餘人，從師子國汎海向扶南。忽遇惡鬼，便欲盡殺一舶人。諸人皆怖，共稱觀世音。中有一小乘，沙門不信觀世音，獨不肯稱。惡鬼便索此沙門。沙門狼狽學人稱名，遂俱得免。

右一條， 《普門品》：「羅刹之難。」

北有一道人

北有一道人，於壽陽西山中行。忽有兩人出劫之。縛胛著樹、欲殺取衣物、道人至心喚觀世音，遂劫斫之不入。因自大怖，放舍而去。

關中道人法禪等五人

關中道人法禪等五人，當姚家時，山行逢賊。既無逃走處，唯共一心念觀世音。賊挽弓射之、遂手不得放。謂言神，怖懅各走。法禪等五人安隱得去。

北彭城有一人

晉太元中，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賊。本供養觀世音金像，恒帶頸髮中。後出受刑，愈益存念。於是，下手刀即折，輒聞金聲。三遍易刀、頸終無異。衆咸共驚怪。具白鎮主、疑有他術。語詰問其故。答曰：「惟事觀世音、金像在頸中。」即解髮看視，見像頸三瘡。於是敬服，即時釋之。德藏尼親聞、本師釋慧期所記。

蜀有一白衣

蜀有一白衣，以旃檀函貯觀世音金像，繫頸髮中。値姚萇寇蜀，此人身在陳。臨戰正與萇，手自斫之。其唯聞頸中鏗然有聲，都不覺痛。既得散走、逃入林中。賊去、解髮視函、函形如故。開出見像，身有破瘡痕。始悟向者之聲是中像。其人悲感：寧傷我身、反損聖形。益悟慈靈，後陪精進。

高荀

高荀， 滎陽人也，居北荒中。性自橫急。荀年五十， 忿吏政不平，乃殺官長，又射二千石。因被收，輒鎖頸，内土硎中。同繫有數人， 共語曰：「當何計免死？」或曰：「汝不聞西方有無量佛國，有觀世音菩薩救人有急難，歸依者，無不解脱。」荀即悚惕，起誠念，一心獨至，晝夜不息。因發願曰 ： 「若我得脱，當起五層塔供養衆僧。」經三四日，便鉗鎖自脱。至後日，出市殺之，都不見有鉗鎖。監司問故，荀具以事對。監司罵曰：「若神能助汝，破頸不斷則好。」及至斬之，刀下即折。一市大驚一作「敬」，所聚共視。於是頃令絞殺，繩又等斷。監司方信神力，具以事啟，得原。荀竟起塔供僧，果其誓願。〈郭緣生 《述征記》云：高荀寺在京縣，晉太元中造。荀乃自賣身及妻子以起之。戴祚記亦道如此也。〉

杜賀勅婦

宋泰始之初，四方兵亂。沈文秀作青州，爲土人明僧駿所攻。沈有健將杜賀敕，勅每戰，破明氏。其妻姓司馬，爲諸明所 執録。伺杜來戰，送出城上斬之。遂至下刀斫頸，了自不傷。隊父凶悖，人人競斬，縱不爲瘡，勢足得折。而其平生不動，都無改容。群傖驚駭，咸怪此老嫗頸韌。諸明以爲有神，即便放去。於時彭城游敬安獨尋問其師。得如答曰：「自初被録、至於得斬，唯在觀世音，念念不絶，遂得不死，當是以此因緣。 」游聞此聳然，於是釋進。杲以齊永明十年作臨汝公輔國功曹、爾時在姑孰識游，問其何起事佛？見答：「少作將，本無信情，泰始初，爲黃縣。隨諸明共攻沈，在其軍中，親睹司馬氏事，乃知聖神去人，極自不遠。匹婦送心，明見感激。 從是不敢爲罪，實由此始。 」説此語時、尚追嗟嘆，不能已已。

南公子敖

南公子敖，始平人也。戊新平城，爲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。城中數萬人一時被殺。子敖雖知必死，猶至心念觀世音即救濟。

及至交刀見斫而誤，自不中人。行刑人忽自睡熟，便不能擧手。時虜主自監，見驚何故。子敖不覺那忽道：「能作馬鞍！」虜主即便置之。當時亦不自覺道此，唯覺正存念而已。被置之後、尋因得叛歸，作小觀世音金像，以栴檀函供養。行則頂戴，不令人知。至於年老，精向轉篤。《宣驗記》載上明二劫，杲謂事不及此，故不取。

慧和道人

都下衆造寺。慧和道人宋泰始、義嘉時未出家，爲南賊劉胡部下參，作諜來著新林，被捉，便欲斫頭。其前在鵲頭，遇臺軍，已經怖懅。從此之後，恒誦《觀世音經》。臨被殺時，心念亦至。遂爾日斬之，三斫三跌。於是軍主謂爲異事，即使放去，慧和得脱出家。

右八條，《普門品》：「臨當被害。」

蓋護

蓋護，山陽人也。嘗繫獄應死。至心誦《觀世音經》，三日三夜、心無間息。忽於夜中眼見觀世音，又放光照之。即時鎖械自脫，户自開，光便引護出去，隨光而走，行得廿里地，於是光滅。護止宿草中，明日徐去，得免。

涼州婦人李氏

有寡婦姓李，涼州人也。家本事佛，恒隨逐齋會。每聽經罷，輒誦之。後忽有虜公主婦寄宿，月覆，不忍遣去。須臾，吏來録之，云李藏叛婢。既被録付獄，便至心誦《觀世音經》。得十餘日，欻白晝見觀世音，問李：「何以不去？」具答：「不能得。」又曰：「但起。」而鎖即已脫地，於徑直歸家。獄官及守防人都自不覺。虜後知之，遣問：「那歸得？」具答如此，亦不復更録。

會稽庫吏姓夏

晉義熙中，司馬休之爲會稽。換回庫錢廿萬，遷荆州，遂不還之。郡無簿書，庫吏姓夏，應死，明日見殺。今夜夢見一道人，直來其前，語夏：「催去！」因覺起，見所住檻北有四尺許開。又見所夢道人復語：「催去！」夏曰：「緣械甚重，何由得去？」道人曰：「汝已解脫，但便速去。我是觀世音也。」夏便自覺無復鎖械，即穿出檻，檻外墻上大有芳判，見道人在芳上行。夏因上就之。比出獄，已曉，亦失向道人。處處藏伏，暝投宿下駕山，見有數道人共水邊坐。夏先亦知有觀世音，因問曰：「觀世音是何處道人？」道人曰：「是佛，非世間人也。」得免後，守人遇收，因首，出爲秘書令吏。後歸家作金像，著頸髮中，菜食斷穀，入剡山學道。

釋僧洪道人

道人釋僧洪者，住都下瓦官寺。作丈六銅像，始得作畢。於時晉義熙十二年，大禁鑄銅。僧洪未得開模見像，便爲官所收 繫在相府，判奸罪，應入死。僧洪便誦念《觀世音經》，得一月日，忽夢見其所作像來至獄中，以手摩其頭，問 ：「汝怖不？」僧洪具以事答。像曰：「無所憂也。」夢中見像胸前方一尺許，銅色燋沸。後遂至出市見殺。爾日，府參軍應監刑。初喚駕車，而牛絶不肯入；既入便奔、車即粉碎，遂至暝無監。更復尅日，因有判從彭城還，道：「若未殺僧洪者，可原。」既出，破模看像，果胸前如夢。此像今在瓦官寺，數禮拜也。

王球

王球字叔衡，太原人也。宋元嘉九年作涪陵郡。坐遭賊失守，繫江陵獄。著一具大鎖，釘之極堅。球在獄中，恒持齋，長誦《觀世音經》。一夜，忽夢己自坐高座上，有道人與其一分經，題云《光明安樂行品並諸菩薩名》。球得便開讀，忘第一菩薩名，憶第二觀世音，第三是大勢至，皆有國土及名號，因是眠覺，便見雙鎖已解。球知有感應，不復憂怖。因自釘治其鎖，依常著之。涉三日，事非意便散。球元嘉十九年見爲衛府行參軍，從鎮廣陵，精進甚至。

郭宣

太原郭宣、蜀郡文處茂俱以義熙十一年隨楊孜敬在梁州。孜敬以輒殺人十一，以此得罪。事逮宣、處茂、並繫荊州獄。宣乃心口念言：「常聞觀世音救人苦，我今歸命。」作此密念，便晝夜專誠。得十日後，忽夜三更中，夢見觀世音，甚相慰喻道：「汝憂無所。」眠覺，便見兩脚鎖械自脫床上。恐至曉人見，乃潛還著之。處茂問宣：「何以得爾？」宣具以事告。處茂曰：「卿既能作感，即兼得見濟。」宣曰：「卿但如我至念，自應降神。若得解脫，當各出十萬錢，與上明西寺作福事也。」言此後，於興厲心，經得少何，事遂並散。一説宣於眠未眠之間，見一道人好形，長八尺許，當空立，向宣微笑，不見菩薩也。人世已遠，遺書兩傳。

超達道人

超達道人，趙郡人也。魏虜禁畜圖讖，忽復謗有之，乃收付滎陽獄。虜博陵公親檢問之。超達答曰：「實無。」公大怒，以車輪繫頸，嚴防守之。超達雖自知必死，猶專念觀世音。至夜四更，不知車輪所在。守防人悉大眠睡，因是走去。天曉，虜騎四出追之。超達知行不免，因伏住草中，騎來躡草，並歷邊不見。怖看虜面、悉見以牛皮障其眼。一日住草中，至夜虜去，得脫。

虜中寺主

魏虜主嘗疑沙門作賊，有數百人道人悉被收。取一寺主，以繩急纏頸至脚。尅取明日先斬之。寺主怖急、一心念觀世音。夜半即覺繩寬。及曉，索然都斷。既得解脫，即便走。

明日監司來，不見之。是知神力所助。即白虜主、明諸僧不反，遂得一時放散。

王葵

王葵，陽平人也。魏虜當欲殺之，鎖械內土硎裏。硎深廿餘丈、或有飲食、皆懸與之。葵本事佛、先諳《觀世音經》。於是至念誦，得滿千遍。夜忽然覺身自出硎外，而無復鎖械。因是走遁，即便得逸。此是道聰所說。

高度

高度，勃海人也。志立塔寺，而頃恒傭力，勞之。後爲趙郡人債送官絹至索虜朝，都不解罪福、遂欲偷絹擬寺，因取三百匹。即爲檢校所得，於是見閉，置大函中，唯出其頸，夜則取髮懸之。如是三夕，度絶喚觀世音，未嘗暫住。後夜向曉，忽不復見函，而身散在地，視所在處，乃去昨處五里，因而自去，安徐得逸。

于寘王女婿

于寘王女婿，名天忍，爲從弟所鎖繫，送往何覺國殺之。天忍先自造金像。長二尺，恒供養衆僧，讀誦《觀世音經》。既遭厄難，心益存至。一夜，鎖縛忽自然解脫，徑得叛去。

關中人

關中有一人，本信佛法。非意遭事，郡吏懸録送，枷械甚堅。吏至客舍住食，罪人置在車上。此人乃苦存念觀世音，念念相續，不覺枷械一時自脫，下車便走去。監司覓不能得，載械具告所在。

僧苞道人所見劫

僧苞道人説：昔嘗出行，見官司送六劫囚。囚見道人，告曰：「我必無活理，道人事何神？能見救不？」有一阿練莫知所從，語之曰：「有觀世音菩薩，能救衆生。汝至心念之，便可脫。」囚大歡喜，於是同共存念。行從一市郭過，部送吏共飲酒，因爾醉卧，悉脫衣仗。諸囚夜忽覺枷鎖自寬，試動即脫。因取人襖官仗，著之而去。

朱齡石

朱齡石，沛人也，爲宋高祖功臣。晉義熙初，作吳興武康令，時縣有凶猾，齡石誅殺過多，朝廷使張崇之檢校其事，遂被收録，繫在獄中，當死。家人訟訴，是非未辯。時有道人釋惠難與齡石有舊，乃往告，入獄看之。因教其念觀世音，又留一人像與供養。齡石本事佛，並窮厄意專，遂一心係念。得七日，即鎖械自脱。獄吏驚怪，以故白崇。崇疑是愁苦形瘦，故鎖械得脱。試使還著，永不復入。猶謂偶爾，更釘著之。又經少日，已得如前。凡三過，崇即啓以爲異。爾時都下前論詳其事，已破申。會崇啓至，即還復縣，齡石亦終能至到，兄弟有功名。

山陽一人名僧儒

山陽有一人，名僧儒，父子皆事佛精進。儒忽非意被繫，唯存念觀世音。得數十日，然鎖便寸寸自折，不敢輒去，以語主帥。即復鎖，堅牢倍前，又經少日，已復自斷。爾時篤民鎮山陽，聞此即放之。

張會稽使君

杲外祖張會稽使君諱暢，字景微，吴人也。知名天下，爲當時民望。家奉佛法，本自精進。宋元嘉末，爲荊州長史。孝建初，徵還作吏部尚書，加散騎常侍。於時譙王丞相在荆州，自啓解南蠻府，留使君爲持節校尉，領己長史，帶南郡如故。尋荆州作逆，使君格言諫之。丞相則欲見害，有求得免。丞相性癡，左右是用，雖以諫見全，而隨衆口。每有惡意，即夢見觀世音，輒語：「汝不可殺張長史。」由此不敢害。及至丞相伏誅，使君亦繫在廷尉。誦《觀世音經》得千遍，鉗鎖遂寸寸自斷。於是喚獄司更易之，咸驚嘆以爲異，少日便事散。此杲家中事也。

張達

張達者、曾繫獄應死。既無復他冀、唯誦《觀世音經》，近得千遍，而鉗鎖皆折。少日得出，遂爲道人。

王穀

王穀，建德郡人也，爲黃龍國守庫吏。器物耗散，罪當至死。心念耗在己藏，而罪無所逃，即便至心誦《觀世音經》。得千遍，身上鎖械悉斷絶。又恒聞異香，心益傾至。少日，遂意外得免焉。

孫欽

孫欽，建德郡人也，爲黃龍國典炭吏。亦減耗應死。誦《觀世音經》，得三百遍，覺身意自好，不復愁，鎖械自寬，隨意得脱。自知無他，所以不走。少時遇赦得散。欽性好畋魚殺害，從此精進。

唐永祖

唐永祖，建康人也，宋孝武時作大市令，爲藏盜被收。臨收日，遇見相識道人，教其念敬觀世音。永祖雖本不信向，而事急爲之。在建康獄，經六日，晝夜存念，兩脚著鎖忽然自脱。永祖盜更取著，不復得入。其告獄司，建康令爲啓孝武，孝武謂其昔肥今瘦，敕更爲作急鎖。永祖既見靈驗，益增至到。復三日、言夜中遂陋屋有光，脚鎖一時寸折，獄中大驚。建康吏以事啓孝武，嘆曰：「我欲殺偸，不知佛又何意念之？今若害，違佛。」即敕放出。永祖出，即推宅爲寺，請道人齋會，郢州僧統釋僧顯，爾時親受其請，具知此事，為杲説之。杲舅司徒左長史張融、從舅中書張緒同聞其説。

幼宗兄子

韓幼宗兄子名徽，客居枝江。宋末，幼宗作湘州府中兵。昇明元年，荆州刺史沈攸之下代朝廷，湘府長史庾珮玉據州中立。庾遂疑殺幼宗。收徽，付長沙獄，重鎖械，又將殺之。徽本事佛、能誦《觀世音經》。於是晝夜誦經，至數百遍，忽然鎖械大鳴，如燒瓦石炰咤。發衣見之，盡解在床上。徽恐獄家，言己敗、遽喚告之。吏雖驚異，而加釘鎖。又諷誦得一日，鎖械復鳴炰自解。吏乃具告佩玉，佩玉取鎖視之，服其誠感，即日見放。

彭子喬

彭子喬者，益陽人也。作本郡主簿，觸迕太守沈文龍，見執付獄，欲遂殺之。子喬少時出家還俗，故恒誦《觀世音經》。於時文龍必欲殺子喬，判無復冀，唯至心誦經，得百

有餘遍。既大疲極，暫晝得眠，同繫者有十餘人，亦復睡卧。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在獄中，時如眠非眠，不甚得熟。因恍惚中見有兩白鶴集子喬屏風上。須臾，一鶴下子喬邊，或復如似是人，形容至好。道榮心怪之，起視子喬，見其雙械脱在脚後，械癰猶尚著脚。道榮大驚，喚子喬覺，問：「向得夢不？」子喬答曰：「 不夢。」道榮爲説其所見，歡憙不可言。自還著械，不使人知。得四五日，遂非意放散。義安太守太原王琰，與杲有舊，作《冥祥記》，道其族兄璉識子喬及道榮，聞二人説，皆同如此。

右廿二條，《普問品》云：「檢繫其身。」

益州一道人

益州有一道人，從來山居。後忽遭賊，欲逃走，勢不得去，因還住坐，至心稱觀世音。賊向已見在屋裏，而入屋自迷或不見之，自相謂曰：「此是神，必能殺我！」各競走去，道人得全。

河北一老尼

河北有老尼，薄有資材，爲賊所掠。尼既無他計，仰天絶喚觀世音。忽聞空中有「噫」聲，響振遠近。群盜驚怖，一時散走，諸物皆得不失。

劉度

劉度，平原聊城人也。鄉里千餘家並事佛，造立形像，供養衆僧。此縣嘗有逃叛，虜主木末大怒，盡欲殺一城。城中大懼，分見誅滅。度乃獎率衆人，共歸命觀世音。於是虜主忽見一物從天下，繞其屋柱。驚起視之，乃《觀世音經》也。使人爲讀之，因大歡喜。恩省刑剟，一城無他。

釋慧標

釋慧標，長安人，十八出家，隨師在冀州遊學。值佛佛虜後破州境，百姓非死。慧標怖急，唯歸念觀世音、以血涂身，卧死下。見有一小兒倚在其邊，語道：「汝但至心，我當相助。」虜主疑屍下有生人，使更亂加斫刺。慧標身每觸刃，終不見傷。虜去，即失小兒所在。云急以得免，《宣驗記》又載會普賢亦入屍下得活。杲謂事不及此，故不取。

欒荀

欒荀亦事佛，嘗作富平令。先征廬循，小失利，舫被火燒，賊又見逼，正在江漲，風浪大起，荀自分必死，猶念觀世音。須臾，見一人倚江中央，水裁至腰。荀知是神人，即投水就之，體自不沒，脚如踰地。大軍遣船迎敗者，又即先與相逢。荀本肥重，力不舉體，得更見四人捧其入船，既入熟視，定都無人。

釋開達

道人釋開達，以晉隆安二年，北上壟掘甘草。時羌中大餓，皆捕生口食之。開達爲羌所得，閉置柵裏，以擇食等伴肥者、次當見及。開達本諳《觀世音經》，既急，一心歸命，恒潛諷誦，日夜不息。羌食柵人漸欲就盡，唯餘開達與一小兒，以擬明日當食之。開達急，夜誦經，係心特苦，垂欲成曉，羌來取之。開達臨急愈至，猶望一感。忽然見有大虎從草趍出，跳距大叫，諸羌一時怖走。虎因柵作一小穿，足得通人，便去。開達仍將小兒走出，逃叛得免。

裴安起

裴安起，河東人也。從虜中叛歸，至河邊，不得過。望見追騎在後，死在須臾，於是喚觀世音。始得數聲，仍見一白狼從草中出，仰視安起，回還繞之。安起目不暇視，狼還入草。斯須追至，安起心悟，復喚狼：「若是觀世音、更來救我！」道此未竟，應聲即出。安起跳往抱之，狼一擲便過南岸。集止之間，奄失狼所在。追騎共在北岸，望之嘆惋無極。宋孝建初，劉瑀作益州，爾時，安起爲成都縣堺起一塔，既嘗荷神力，殊大精進。蔣山上定林寺阿練道人釋道儁，在蜀識裴，恒聞其自序此事，爲杲具説。安起即齊州刺史裴叔業父也。

毛氏女

毛女，秦郡人也，少即出家。有姚氏娉之，不許。氏大怒，欲殺之，便結十餘伴劫娶去。縣遣監司追討，不知所在。女既被執，唯念觀世音。心誓：「若得脱者，即便入道。」作此念已、忽然山頭有小火光。追者疑異，即往圍之，姚氏伴悉得走，唯提得姚氏還，依法。女即出家精進。

張崇

張崇，京兆杜陵人也，本信佛法。晉太元中，苻堅敗，時關中人千餘家歸晉。中路爲方鎮所録，盡殺，虜女。崇與五伴並械手脚，埋地没腰，相去各廿步，明日欲走馬射之。崇無復計，唯歸念觀世音。中夜，械忽自破，身得出土。因此便走，遂以得免。崇深痛諸存亡遭此無道，乃喚觀世音，又禮十方佛。以一大石置前，致願曰：「我今欲過江，訴晉帝，理此冤魂及其妻息。若心願獲果，此石當破爲二。」行旋一匝，石即成兩。崇遂至江東，發白虎樽。具列冤狀。孝武即敕：「凡歸晉人被略賣者，皆得爲民。」智生道人目所親見。

吴乾鍾

西海太守吴乾鍾者，本奉佛法精進，恒誦《觀世音經》，嘗爲虜所鈔得，縛胛埋腰，欲走馬射之，以爲覩戲。吴因歸命觀世音，特自苦至，於是天忽大雨，至暝不息。虜不能出，悉以氈自覆。吴爾時縛甚急，兼埋在土中，不覺忽自得脱，因爾而走，虜軍覺之，馬騎亂逐。相去少許，而策馬終不能及，遂得脱去。

法智道人

釋法智道人，昔年少時，有佛瑞應，但欲出家未得。後為羌主姚興將，隨征魏虜，軍敗失馬，落在圍裏。法智因隱溝邊荊叢，唯得障頭。既爾窮急，絕念觀世音。敵軍從其邊過，都不見溝人。並遥大喚：「便殺荊叢中賊！」而在邊覓者，決無見理。軍過得活，方知重遭威神，於是不復為將，即還出家。

李儒

李儒者，毛德祖之隊將也。德祖鎮虎牢，為魏虜所圍，城中無水，欲降。儒夜緣城先叛。初始過塹，見賊縱橫盡眠，儒念觀世音，乞求濟渡。於是盜跨，賊都不覺。曉乃聞有軍馬見追聲。儒因上樹，賊又直過不見。儒因下，向燒澤，忽得見賊過。有一叢，入中隱藏，自分必死，存念益至。賊馬皆來食草，有去數尺。儒無復計，為試舉枝向之。馬忽自驚走，將賊還去。因爾罷散，遂得以免。

釋道汪法師

釋道汪法師，北冀州長樂人，本姓潘。在益州龍淵寺，大有徒眾。杲祖簡子使君作益州時，大宗敬之。道汪嘗從梁州還蜀，道中正值羌反，此聚斷路，殺害無極。道汪有數十弟子，兼同行又三百餘人。既值此亂，並無得計，道汪一心存觀世音，又使宗旅皆稱名號。行賊中二三百里，遂安隱得過。等伴有十餘人，分出別道，期會一處，而竟不得會。其人後還，道：「前至所期處，正見道汪過。但有數百賊斷路口，不得出相就耳。」爾日賊眾甚多，道汪等歷邊行，不見。道汪群伴亦多，復是不見之。此是神力大幸，諸人追自□。上定林道僊道人即是汪公弟子，爾時正同行，為杲説之。

釋道明道人

釋道明道人，先為白衣。曾商行，道經武原水。在中遭劫，並奪船物，順流乘去。等輩並驅出窮岸，愧然無計。道明因念觀世音，得須臾之間，便見劫所乘船自逆流返還。劫並力作棹，終不得追流下去。船還如初，牽之徑至道明住。於是劫言是神，驚怖乞哀，是物盡以還之。道明因此遂便出家。

右十四條，《普門品》云：「滿中怨賊。」

有人姓臺

有一人姓臺，無兒息，甚自傷悼。於是就觀世音乞子，在眾僧前誓曰：「若以餘日生兒，更非瑞應。唯以四月八日生者，則是威神之力。」果以四月八日產一男，即字為觀世音。《宣驗記》又載卞説之、孫道德求男事，杲謂事不及此。故不取。右一條，《普門品》云：「設欲求男。」

畢覽

畢覽，東平人也。少信敬佛法。為慕容垂將，北征没虜。後單馬叛歸，虜追之垂及，覽至心念觀世音，即意外得免。因入山中，迷或失路。既知向是已得神力，即更專念。夜中見一道人手捉錫杖示其途徑，遂得還路，安穩而歸。

邢懷明

邢懷明，河間人也。宋元嘉中為大將軍參軍，隨荊州刺史朱修之北伐。軍敗，虜生得之。於是結侶叛歸。夜行晝伏，已經三日，猶懼見追，乃分人覘候。信去，遂數日不還。後天暗欲雨，覘信還至。至，大驚曰：「向遥見火光，故來投之。那得至更反暗？」同等愕然，不解所以。懷本事佛，頭上恒戴《觀世音經》，爾夕正諳誦之，存念甚至。方悟向光是威神之力。相勗祈心，遂以得免也。

符堅敗時八人

符堅敗時，有八人自石城破走。夜落群巒深山之中，不知道路，餓死垂死。其中一人本事佛，知有觀世音，即相勸存念。於是皆從其語，欻然便聞有鈴聲。知是神異，隨聲而行，即便得出。

釋僧朗

釋僧朗道人，涼州人也。宋元嘉時，魏虜攻涼。城中力少，乃取道人用。及城破，虜主曰「道人當坐禪行道而及作賊耶」。剋明日中時，當一時斬殺。爾時，圍置三千道人，待期至，當殺之。朗爾時間有赤氣，長數丈、貫日。寇謙之謂虜主曰「此及變、正為道人不可殺也」。寇是虜主所信，虜主弟赤堅王亦言之。於是乃聽不殺而盡取作奴。

既各有配役，以僧朗數人付帳下。及虜軍北道、半道、僧朗與一同學共伴叛。其陣防護，餘下走處，唯東西面臨絕壁，莫測深淺。上有大樹，傍垂岸下。僧朗與同學同以鼓旗竿繩繫樹，將下。爾夜岸下大闇，純是刺棘，不得下腳。欲更還上，恐虜覺之。投繩懸住，勢不得久。僧朗謂同學曰「今日無復活埋，唯當在觀世音」。便各以頭叩石，同伴歸念。須臾，漸覺光明，遂日出照地，眼見棘刺，方便得下。事畢，奄失向日，大聞如初。僧朗等驚喜，知是感應，就地得眠。

久聞虜軍向曉警角聲。曙欲去，唯見山谷萬重。不知何處去。僧朗曰「不爾。若我等至心無感，昨不應見神光。今遇此虎，必是聖人示吾我也。」於是，兩人徑往就虎。虎向前行，兩人逐之。小遲，輒住相待。至暝，得出平路，而失虎所在。明日，隨路自進。七日，至仇池，從梁，漢出荊州。

釋道冏道人

釋道冏道人，已有渡河事在前。道冏又以姚興弘治十八年晉義熙之十二年也，為師道懿往河南霍山採鍾乳。與同學道朗等四人，把炬採山穴。入山洞三里許，有深水，橫木過之。道冏最先渡，無他。後伴悉落水死。道冏手炬又滅，昏闇獨在。於是唯喚觀世音「即得出，作百道人會」。在坎又一宿。忽見小光炯然，往就，稍從。逐光得出。

右五條，《請觀世音經》云「示其道徑」。

潘道秀

吳郡潘道秀，年廿餘，隊糾主。晉義熙中，從宋高祖征廣固，於道有勳，轉為隊副。道秀在別軍經敗，星散各走，遂為傖人所略賣，傅數處作奴。既無歸緣，分死絕域，本信佛法，後説別偈：

餓鬼畜生人，諸天等如應，一境心異故，許彼境界成。

於過去未來，於夢二影中，智緣非有境，若麼成為境。

無久分別智，若此無佛果，應得無是處，得自在菩薩。

由願業力故，如意地等成，得定人亦爾，成就曾釋人。

有智得空人，於旦一切法，如義影現故，無分別修時。

諸義不顯故，應智有無量，由此故無識。

恆念觀世音，數夢想得見。後被使伐樹，獨在山中。忽眼見光世音真形放光，竟山中為金色。道秀驚懅作禮，下頭便見地無復光。仍即仰視，都非向處。更就四望，便已還在鄉里。於是隨路歸家，其事驚動遠近。秀後精進彌篤，年垂六十亡。

韓睦之

韓睦之，彭城人。宋泰始初，彭城没虜，睦之流亡。兒於亂，為人所略，不知在何處。

睦之本事佛精進。乃至心轉《光世音經》。欲轉經萬遍，以得兒反。每得千遍轉，請眾僧齋，已得六七千遍，都無感動。睦之嘆曰「聖人寧不應眾生。直是我心未至爾」。因此日夜不復數此遍，其唯自誓，以感徹為期。

其兒定轉賣為益州人為奴，見使作。因一日獨耕草中，忽見一道人來相問「汝是韓睦之兒非」。即驚答曰「是」。又問「須見父不」。答曰「即此，何由可得」。道人又言「汝父祈我殊重，今將汝歸去」。兒不知是神人，辭不敢許。道人曰「無苦。但捉我袈裟角」。兒試之，便覺恍然如人掣去。須臾而往，倚一家門外，乃是韓流移新居。兒不識是父舍。道人不進，遣兒入達。至入見，主人正坐讀經，即其父也。相見，不暇申悲憙，唯得口道「門外有聖人」。父便跣走出，比出，已不復見矣。村隣道路，莫不驚怪嘆息。

釋道寶道人時是建安太守王叔之子，本名搢，仕官有次第，妻子為居，遂以後悟出家，甚有苦節。為杲說此事。又眾僧亦多言之。

彭城嫗

彭城嫗者，家世事佛，嫗唯精進。親屬並亡，唯有一子，素能教訓。兒甚有孝敬，母子慈愛，大至無倫。元嘉七年，兒隨到彥之伐虜。嫗銜涕追送，唯屬戒歸依觀世音。家本極貧，無以設福，母但常在觀世音像前，然燈乞願。兒於軍中出取獲，為虜所得。慮其叛亡，遂遠送北堺。及到軍復還，而嫗子不反。唯歸心燈像，猶欲一望感激。

兒在北，亦恒長在念，日夜積心。後夜，忽見一燈，顯其百步。試往觀之，至徑失去。因即更見在前，已復如向，疑是神異，為自走逐。比至天曉，已百餘里。懼有見追，藏住草中。至暝日沒，還復見燈。遂晝停村乞食，夜乘燈去。經歷山嶮，恒若行平。輾轉數千里，遂還鄉。初至，正見母在像前，伏燈火下。因悟前所見證，即是像前燈也。遠近聞之，無不助為悲憙。其母子遭荷神力，倍精進。兒終卒供養，乃出家學道。後遂尋師遠遁，不知所終。

一說嫗既失子，恒燃燈觀音像前，晝夜誦《觀世音經》，希感聖神，望一相見。又恐或己亡沒，兼四時祠之。虜以嫗子為奴，放牧草澤。當母祭祀之日，輒夢還臨響。母積誠一年，晝夜至到。後兒在山中，忽見一光如柱形，長一丈，去己十步。疑是非常，便往就之。恒縣十步，而疾走不及逐之不已，得十日至家。至家，見光直歸像前，母正稽顙在地。

有二本如此云。杲抄《宣驗記》，得此事，以示南豫州別駕何意。意，篤學厚士也。語杲。此嫗，其外氏。固從己小時數聞家中叙其事云，嫗失兒，恒沾淚。淚下燈暴，兩頰遂爛。甚苦至如此。

池金罡

池金罡，平原人也。少事佛精進。年十八，為人所誘殺，棄屍空冢，冢深丈餘。賊去之後，遂得醒活。別經苦痛，獨心存觀世音。須臾，見有一手，長丈餘，牽之得出。匍匐還家，稱嘆神事。歡臣因對不聽，恨恨。右四條，《請觀世音》云：「接還本土。」

道豫道人説癩人

道豫道人説，有一癩病人，其家欲遠徙之。病者求得小停，便於佛前以身布地，純念觀世音。經日不起，體已冷直，唯氣不盡。忽起自言「所病得差」。便見不同，十日中，都好平復。

月氏國人

月氏國有人得白癩病，百種治不差。乃至觀世音像前叩頭求哀，情甚苦至。像仍申臂摩其瘡，即時便差。身體光飾，異本形。像手即時猶申不還。

釋惠緣道人

宋元嘉廿六年，青州白苟寺道人釋惠緣，忽病聾盲，頓失耳眼。自念此非差疾，又無質藥，唯當誓心歸觀世音，誦此經一千遍。誦數裁滿，耳目不覺豁然自差。

右三條，《請觀世音》云：「遇大惡病。」

王桃

王桃，京兆杜人也。性好殺害，少為獵師。年造卅，復於林中結罟張鹿。嘗一遇虎食己所獲，即牽弩射虎。此虎傷走。復有一虎從嗡，桃兩脾皆碎，猶不自置。桃忽憶先聞道

人説觀世音，仍至心歸念。便見放桃，因得起。虎猶怒目憤怒，大叫繞之。桃愈鋭心至念，虎遂置之而去。桃還家自誓云：「若不瘡死，當奉佛受戒！」尋得差愈，竟成精進人。

法領道人

法領道人，上黨襄垣人也。本姓董，名良。嘗從河內還襄垣，路徑中，忽遇雷雨大暗，虎狼亂走。憂怖無計，便至心念觀世音。須臾雨止，前行，仍見有居家。進告家宿，主人住之甚好。曙乃覺故在盤石上眠，但見空林而已。用是精進，後遂出家，恆住密雲山中。宋元嘉時人也。

右二條，《請觀世音》云：「惡獸怖畏。」

補遺1

有沙門發正者，百濟人也。梁天監中，負笈西渡，尋師學道，頗解義趣，亦明精進。在梁卅餘年，不能頓忘桑梓，還歸本土。發正自道聞他説：越州界山有觀世音堵室，故往觀之。欀櫨爛盡，而堵墻獨存。云向有二道人，相要入山。一人欲誦《華嚴經》，一人欲誦《法華經》。各據一谷，築作堵室。其誦《華嚴》者，期月可畢。心疑其伴得幾，就往候之，曾無一卷。其人語曰：「期已將盡，糧食欲絕，宜及期至竟之。若不能念誦一部，正可誦《觀世音經》也。」便還其室。於是此人心自悲痛宿因鈍根，乃至心誦讀，晝夜匪懈，諳得略半。後數日，其人復來省焉。此人以實告之。其人語曰：「我已誦《華嚴》矣，奈何如此觀世音之初。況逕两三日而不諳乎？我若捨汝而去，則負所要；若待汝竟，精食欲盡。既於三日不竟，理不得相待耳。將以明復來省矣，其勉之。」此人至到悲痛，倍前至心誦念，纔得竟畢。明旦，其人復來省，語曰：「如此觀世音之物，尚不能誦，無可奈何。我特捨汝而去也。」此人跪曰「昨暮纔得竟了。」於是，其人大憙，欲以相試。乃坐床誦之，卅卷經，一無遺落。次復，此人上床誦之，始得發聲，即於空中，雨種種花、香華溢堵室，香聞遍谷。氣氳滿天，不可勝計。於是，誦《華嚴》者，即下地叩頭，頭面流血。懺悔謝過，事畢，欲別而去。此人止曰：「常有一老翁，餉我食，子可少待。」而久久不來，於別而去。此人欲汲水如井，向老翁搭食，番伏於草下。此人怪而問曰：「我伴適來，望得共食。有何事異，竄伏不餉。」翁答：「彼人者輕我若此，豈忍見乎？」於是始知是觀世音菩薩。即四體投地，禮拜甚至。須臾仰視，便失所在。此人所　　堵牆至今猶存。沙門發正親所見焉。

右一條，《普門品》云「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，乃至一時禮拜觀世音，正等無異」。

補遺2

既是隔海之事，加復聞見淺薄，如斯感應，實非窺見所迷。但杲云「後葉好事之人，度或繼之」。自不量力，謹著二條，續之篇末。

百濟武廣王遷都枳慕蜜地，新營精舍。以貞觀十三年歲次己亥冬十一月，天大雷雨，遂災。帝釋精舍，佛堂，七級浮圖乃至廊房，一皆燒盡。塔下礎石中有種種七寶，亦有佛舍利彩水精瓶，又以銅作紙寫《金剛般若經》，貯以木柒函。發礎石開視，悉皆燒盡。唯佛舍利瓶與《波若經》柒函如故。水精瓶內外徹見，蓋亦不動，而舍利悉無，不知所出。將瓶以歸大王，大王請法師發願懺悔。開瓶視之，佛舍利六箇俱在，處內瓶。自外視之，六箇悉見。於是大王及諸宮人倍加敬信。發願供養，更造寺貯焉。

右一條，《普門品》云「大火不能燒」。

夫聖人神迹，導化無方。若能至心仰信，無不照，復拾右條追記焉。